

回首清华 拾贝三颗

● 宋茜（工物 03 班）



不期路遇

一九八零年秋，天高，从未有过的湛蓝。

开学没多久，一个大人物穿着蓝卡其布的老工人装，微服出行，混迹到学生宿舍视察情况，俺们撞在他枪口下，被逮个正着。他说想参观一下新生宿舍，俺说没问题，虽然俺们宿舍没秩没序，但俺们脸皮厚如长城，欢迎参观并接受指导。俺将“老工人”邀请到肮脏杂乱、无处下脚的宿舍，老人家坐在唯一的板凳上跟俺们穷聊瞎侃，俺们宿舍十二个平方米，搁着三张上下铺，住着五名分属三个班的女生，一张床的上铺作为储存点，堆放着行李箱。俺们抱怨房间小，将杂乱无章的舍容归咎到学生太多的境地，振振有词地为自己不擅打理借口满腔。

的确，俺们高中也住宿，房间宽敞整齐。本来嘛，刚从高中晋级为独立自主的大学生，没经验没历练，生活的刀剑没能从容把握，没了生活老师追着屁股督促，俺们宿舍就一烂摊儿，谁都没收拾整理的闲心，天上地下混乱着。一刻钟的雄争强辩，给大人物留下嘴皮子功夫过硬、喜好强词夺理的印象，虽然他绝不苟同俺们的观点，苦口婆心地劝俺们值班搞卫生，劝导俺们东西各归各位，各司其能。

不久，俺们饭后遛弯，走在十食堂外的小河边，又跟“老工人”校园巧遇，老人家热情非凡，邀请俺们去他上班的地方，学习他是如何规划办公方寸的。从水利馆一路嘻哈哈地边谈边走，长途跋涉到常人止步的校方最高机构——工字厅，沿着曲径回廊，三深五入地来到最里面的校长办公室，他，是清华的艾副书记。俺同学当初就把校领导认出来了，尽管他装扮成老工人模样，窗户纸俺们没捅，到了工字厅才作惊讶状。

后来俺这个小犬 80 年很快就变成系学生会的女生小部长，在毫无当官阅历的背景下，以一个小小新生的资格，通领着全系大大小小三十几位女生，还掌管着六号楼阅览室和电视柜的钥匙实权，成为六号楼一统天下的女管家。六号楼可不止俺们一个系，至少有计算机、经管、化工（部分）、数学、无线电（部分）等系的女生耶。作为麻事儿不懂的新生，这不是大权在握嘛。也许，俺的官场发迹跟俺提的两个问题有关，那又关系到另外一个大人物，以后另起篇章。

省委大院的一直是个白丁，人家不稀罕官场作秀。

1984 年的慢骑比赛

最近闲聊，提到 1984 年的慢骑比赛。居然有人记得这档事，那是本人想出的开天辟地的傻主意。

80年代读大学，自行车遍地，跑课堂跑教室，上堂不挨下堂，中间15分钟跑路时段，没有两个轮子难倒英雄汉，校园巨大，教室大吊角，能把腿遛细了。

那时天天骑车，将车技锤炼得炉火纯青，跟杂耍似的，飞奔、定车、踩轴、单手捧馄饨、弯腰捡石头、俯冲陡峭的台阶……，十八般武艺。不跟人比试比试，脚丫子痒痒，于是，我们别出心裁地在主楼前举办了女子慢车赛。

主楼前台阶下马路上，用白粉划了八条车道，大约30米长，比赛用具自备；台阶上支起麦克风，由学生会体育部承办，开场锣是本人敲滴，那时贫嘴能点射子弹，上台办正事却没了词，他们让我宣布，我开了官腔：

“第一届，清华大学，女子，自行车，慢车赛，现在，开始。”还真以为自己站门城楼子呐？这是本人第一次站得高，说得响，不知像不像老毛带颤音儿的？

宣布完，着急忙慌取车上场，我要赛个出人头地。咱是奔着冠军去的，没料到，刚一上阵就落马了。是这样的，我被安排在最外道，旁边是围观的人群，也不知冯小生打哪儿听到的消息，女生比赛男生瞎凑什么热闹，还刚好凑在我眼前，跟磕了粉儿似的，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贴在我耳边大喊大叫，让我分神。定车需要车轱辘左右摇晃，才能保持动平衡，可旁观的人群太近，没有了扭动空间，怕弄脏小生的裤子，骑了没几米，就掉下来挂了。没有成绩。下回举办慢骑，一定再划一道线，把围观者与参赛者隔离开来，消除近距离的骚扰。

太憋屈了，生气，气不过，依仗跟裁判很熟，跑到另外一边另起炉灶，混到中间的赛道上，这次算是酣畅淋漓地骑了个老太太遛弯——磨磨蹭蹭停停走走，捏闸停一会儿，撒闸走一段，再捏再撒……，实在太慢了，别人都过了终点，我还离终点远着呢。现眼的是，在主楼台阶上化工系1字班体育部的小子，手扶扩音喇叭，声音如钟地报丧说：看，那是我们体育部的XX，在扭扭弯弯地定车呢。我要是光明正大地比赛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可我是偷奸作弊，东山失事，西山再起。冯小生在场外大呼小叫，俨然一个场外指导，弄得我注意力涣散，我的定车技术很高明，想走走，想停停，只要骑到终点，胜券稳操，小生喊，快别定车了，直接撞线去，撞啊你！但是，我在犹豫，自己组织的比赛，结果自己获得冠军，徇私舞弊像什么话？这时，有名裁判

跑过来，说你怎么还在场上比赛啊？吓得我一激灵，绷不住从车上掉下来，按规则成绩无效，我松口气，虽败犹荣。

有成绩的并不多，很多人半路滑铁卢，像我一样。下回举办，应该从脚沾地掐表，骑不骑到终点无所谓，要的就是在有限的距离内，在自行车上耗最长时。时间才是最终考量，不是距离。

不久算出名次，前三名当即发奖，无线电零字班短跑队的丁美女是冠军，我给她发奖品——日记本——时，她说了一句暖人的话，丁同学已经不记得了，她说：你应该才是第一名。一股暖流涌上来，无冕之王，哦耶。

国内自行车较重，撒把容易。比如，我常在宿舍楼前上演单手托馄饨：一只手扶车把，一只手托饭盆，里面有汤水，必须端平才不泼洒，骑车不难，难的是上下车，那时女生上车是一只脚蹬在脚蹬上，另一只脚在地上滑步，滑出起始速度再踹腿迈上车，下车也是踹腿缓行，直达步速再走下来，这对单手掌舵是个考验。这些动作我能流畅地一气呵成，保证馄饨、人、车毫发无损，腿是踹来踹去的，不像国外，直接跨上大梁，省却滑步踹腿。

慢骑比赛完，还有个特殊节目——捞花篮，人骑在车上，不能下车，边骑边完成从地上捞起一只10cm高的小花篮。捞到的人将获得那只篮花，捞完为止。塑料花篮是我在五道口买的，一元一个。让大家从终点线出发，到起点处捞起花篮，再转身骑回终点线。

跃跃欲试的女生不少，个个摩拳擦掌。刚刚宣布完规则，就有一位女生掏裆前往，屁股没有坐在车座上，半蹲着，腿叉在大梁下面，姿势不雅，架势难拿，蹲着虽然重心低了，离花篮近了，但是松开一只手去捞花篮这个动作太难了，她不幸摔倒，“就义”在捞取功名利禄的半途。然后，化工小子赶紧在大喇叭里宣布新规则：“不许掏裆！”哧哧，瞧我们女生玩的都是啥花样呀。化工小子接着说，由我做一下示范。

于是我领命出兵，骑上28凤凰男车，从起点袅袅出发，注意，我是坐在座位上的，屁股一直没离开座位，快到花篮的时候，倾斜自行车，矫健地伸手从地上捞起花篮，光荣返航。说实在的，花篮的高度，在我太小菜啦，我那时候的车技，捡地上的石头不在话下，跟玩似的。当我婷婷袅袅地捞篮而归，群情真的沸腾了，很多辆自行车拥塞到起点

线，要求一试真金。于是，三三成组地出发，却没有一个捞到海底月水中花，摔跤的不少，成功的没有。其实，她们没注意我动作的要领，假如你可以左手单手掌把，腾出右手去动作，那么，你的车要往左倾斜，你的身子却往右倾斜，你这时处于动平衡，出手之后可以靠腹肌将倾斜拉回，恢复常态，很多同学将身子倾斜出去，也捞到花篮，却恢复不了平衡，结果倒地失败，摇头遗憾，败阵而归，再接再厉整装重新出发。

有一位领导模样的老师过来教训我说：你看，你们组织的这是什么活动呀，让同学们摔得这么惨烈……

假如我没有记错，没有一个人达到要求，只有一位屁股离开了座位却没掏裆的女同学成功取到花篮。后来化工小子把花篮送给摔倒的同学，达皆大欢喜之效。

再啰嗦两句下台阶，我当时有心表演一个最后的节目，即从主楼众多的台阶上骑下来，因为没有把握，临阵怯场，作罢。七食堂正对面，有六个成45度坡的台阶，曾经是我征服的梦想，见过有男生从上面骑下来，我一直心怀志忑妄图一试。大三的一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从上面骑了下来，第一次胆战心惊怕狼怕虎，试过一次，虎狼不再凶猛，再骑不在话下。

现在，别说下台阶，就是双手撒把，我都不敢造次，越老越胆小如鼠。早年的锋芒，如急性发炎，几粒抗生素下肚，消了。别让我表演定车、捡石头、下台阶，啥啥皆不会已。

亲家儿，亲家女

你在暗处，我在明处；你认得出我，我却认不出你。

在同一所大学，你我从没打过交道，也没辨识地照过正面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你。我那记性不好的母亲，不是忘记你的学名，就是说不出你的专业。尽管如此，我母亲还是稀里糊涂地跟你母亲结了儿女亲家。

毕业后的一天，我去母亲办公室闲坐，一位高喊着“亲家”的妇人走了进来，我被介绍给你母亲，她很意外我的现身，上下左右把我瞧个仔细。从她逐渐缩减的笑容看，可能不太称心，因为我嘻皮的穿着，还是不够典雅的姿态？

两个上班看报、喝茶闲聊的知识妇女，各自的

儿女碰巧在同一大学同一年级，两妇人越聊越邪乎，越聊越想入非非，看过照片之后，我俩“订婚”在母亲们的嘴里，她俩成了单位里有名的亲家，见面招呼不再称老张老李了。

大概你母亲记性好，回家之后，依然鹦鹉学舌地讲出我的种种，学名啦、专业啦，这样，稍微花点心思打听一下，你就可以把我搁在了明处。我怎好去打听一位没见过面的男生？何况我母亲随口说一句同事的儿子姓张还是姓李，这样太泛泛随机，而且你的单名通俗得要命，相信咱们学校肯定有众多张某李某的男生，诺大的万人学校、苍茫人海，让我怎么打捞出你一个你？

隐隐地，我在等待。什么时候你站到学校前端，出风头扬名，我会认出你。或者，因为某种机遇，我们相逢在玉兰花绽放的季节，沿着母亲们铺垫的小路，共醉芬芳、撩拨春意。

其实，我手里握着另外一条线索——听说你是学校合唱队的成员。

即使去看一场合唱演出，又如何寻着众口一声的根源，追溯到谁姓张、谁姓李的背景材料呢？

细节，缺少细节。比如唱高音部还是低音部？前排还是后排？大眼睛还是小眯缝？宽肩膀还是豆芽菜？这些细节甚至不好意思追问我母亲，好象我好奇一个陌生男人。再说了，母亲的话也不能正说正听，她想夸人好，什么模样都是美，小眯缝和豆芽菜就成了眼小聚光和颀长身材，像我这样的雀斑脸和水桶腰，老妈照样吹个天花乱坠。

直到亲耳听见“亲家”这个称呼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消息灵通渠道。从前我一直纳闷儿，母亲如何知道我跟哪个男生压过马路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过场？闹半天咱们学校有个专打我小报告的主儿，还躲在暗处。

假如你早已认出我，为什么不能走到我面前大声招呼？是不敢还是不愿？假如你对我没兴趣，又何必在你母亲那里揭我的老底？是巧合还是故意？谁喜欢母亲对自己的交友唠叨个没完。当时我很生气你的小人伎俩，悲愤你的满嘴跑舌头，男孩子怎么这样妇人味道！

当然，在没有认出你的大学，我照样潇洒写意，你不是大学中唯一的男生，好象也没我风云出众，围绕我的人从来不少，因而我将你放到暗处，无暇顾念。轻飘的我眼睛好瞎，肯定你一再地在我眼前晃动，甚至浸泡在同一泳池的水里，或曾擦肩而过，



男生是我们滑冰队的队长。这张其实没有配合好，他滑得太快，我都要趴他身上。脚上的白冰鞋是学校发的。像他这样单腿下蹲，尤其后来再单腿起身是很要腿功的

击起清亮的水花，甚至不经意地触碰青春胴体，可惜我心思不在，聚焦不到你。轻飘和肤浅，挡住透视真金的眼光，错过把握命运的微小机缘。

在我即将出国，听说你连研究生上的还是外地，我幸灾乐祸你的背运过时，不就是一个合唱团成员嘛，你再英俊再聪慧，也是没戏，只配蜗居暗处喷唾沫伤人。

最近回国，听母亲含糊其辞地说起一个前同事的儿子，在德国高升为部门经理，收入可观，妻儿满堂，衣食住行潇洒写意，让人又羡慕又嫉妒，听到最后，老妈又提起不是姓张就是姓李，好在我没有秉承老妈的糊涂记性，一下子就猜到这人是你。

此时，我不再埋怨你的小人伎俩，不再计较你的多嘴多舌，甚至庆幸你曾经对我的点滴留心、丁点注意，现在没戏的是我。曾经站在明处、先一脚踏出国门，并没高就升迁，相反正失业待业，连职员都没的做，更别提部门经理了。

生活有许多偶然，陌生面孔撞来冲去，不定怎么就触碰在一起，结为知己、死党和夫妻。就

是明处和暗处，也有重叠的瞬间，你我真正没有投缘，星移斗换，我们悄悄掉换位置。人生刚刚十年，就骤然形成一个颠倒轮回，明处转暗，暗处大放光彩。

当初你打我的小报告，现在轮到我打你的。千万要当心，你跟谁游泳、跟谁调侃，我可是笔墨在心，疏而不漏。你曾向我苦口婆心的长辈告发，我能让你忠良的自家发起内讧，咱有得瞧呢。

现在，即便我从你眼前经过，你也未见得认出我来，我早已面目全非，过气背时。相信即使你听到我名字，也不会联想到从前躲在暗处观察过的那个人，因为我早已把自己藏匿，更名换姓，专爱打听发达人的奇闻逸事，饭后散播，排解空洞的情绪。

你绝不会有丝毫后悔，为你当年的缺乏勇气。

倒是在无限追悔，当初没有抄下合唱团的全部姓名，一个个打听下去，最后问到那个认识我的你，向你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你母亲亲家的女儿啊——” 80